

陰符經

漢張良注

上篇

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故天有五賊見之者昌

太公曰其一賊命其次賊物其次賊時其次賊功其次賊神  
賊命以一消天下用之以味賊物以一急天下用之以利賊  
時以一信天下用之以反賊功以一恩天下用之以怨賊神  
以一驗天下用之以小大鬼谷子曰天之五賊莫若賊神此  
大而彼小以小而取大天地莫之能神而況于人乎筮曰黃  
帝得賊命之機白日上昇殷周得賊神之驗以小滅大管仲  
得賊時之信九合諸侯范蠡得賊物之急而霸南越張良得  
賊功之恩而敗強楚

五賊在心施行於天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

太公曰聖人謂之五賊天下謂之五德人食五味而生食五味而死无有怨而棄之者也心之所味也亦然鬼谷子曰賊命可以長生不死黃帝以少女精炁感之時物亦然且經冬之草覆之而不死露之即見傷草木植性尚猶如此況人萬物之靈其機則少女以時廣成子曰以爲積火焚五毒五毒即五味五味盡可以長生也筌曰人因五味而生五味而死五味各有所主順之則相生逆之則相勝久之則積炁蒸人腐五臟殆至滅亡後人所以不能終其天年者以其生之厚矣是以至道淡然胎息无味神仙之術百數其要在抱一守中少女之術百數其要在還精採炁金丹之術百數其要在神水華池治國之術百數其要在清淨自化用兵之術

百數其要在奇正權謀此五事者卷之藏于心隱于神施之  
彌于天給于地宇宙瞬息可在人之手萬物榮枯可生人之  
身黃帝得之先固三宮後治萬國鼎成而馭龍上昇於天也  
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

亮曰以爲立天定人其在于五賊

天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

范曰昔伊尹佐殷發天殺之機克夏之命盡而事應之故有  
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太公曰不耕三年大旱不鑿十年  
地壞殺人過萬大風暴起亮曰按楚殺漢兵數萬大風杳冥  
晝晦有若天地反覆

天人合發萬變定基

良曰從此一信而萬信生故爲萬變定基矣竝曰大荒大亂

兵水旱蝗是天殺機也虞舜陶甄夏禹拯骸股繫夏臺周囚  
羸里漢祖亭長魏武乞丐俱非王者之位乘天殺之機也起  
陸而帝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權臣擅威百姓思亂人殺機也  
成湯放桀周武伐紂項籍斬贏嬰魏廢劉協是乘人殺之機  
也覆貴爲賤反賤爲貴有若天地反覆天人之機合發成敗  
之理宜然萬變千化聖人因之而定基業也

性有巧拙可以伏藏

頁曰聖人見其巧拙彼此不利者其計在心彼此利者聖哲  
英雄道焉况用兵之務哉筮曰中愆不出謂之啓外邪不入  
謂之閉內啓是其機也難知如陰不動如山巧拙之性使人  
無聞而得窺也

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

太公曰三要者耳目口也耳可鑿而塞目可穿而眩口可利而訥興師動眾萬夫莫議其奇在三者或可動或可靜之筮曰兩葉掩目不見奉山雙豆塞耳不聞雷霆一椒掠舌不能立言九竅皆邪不足以察機變其在三者神心志也機動未朕神以隨之機兆將成心以圖之機發事行志以斷之其機動也與陽同其波五嶽不能鎮其隅四瀆不能界其維其機靜也與陰同其德智士不能運其榮深聞不能竅其謀天地不能奪其時而沉于人乎

火生于木禍發必尅奸生于國時動必潰知之修鍊謂之聖人  
筮曰火生于木火發而木焚奸生于國奸成而國滅木中藏  
火火始于无形國中藏奸奸始于无象非至聖不能修身鍊  
行使奸火之不發夫國有无軍之兵无災之禍矣以箕子逃

而縛裘牧商容囚而蹇叔哭

中篇

天生天殺道之理也

良曰機出乎心如天之生如天之殺則生者自謂得其生死者自謂得其死

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三盜既宜三才既安鬼谷子曰三盜者彼此不覺知但謂之神明此三者況車馬金帛棄之可以傾河填海移山覆地非命而動然後應之筌曰天地與萬物生成盜萬物以衰老萬物與人之服御盜人以驕奢人與萬物之上器盜萬物以毀敗皆自然而往三盜各得其宜三才遞安其任

故曰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

鬼谷子曰不欲令後代人君廣歛珍寶委積金帛若能棄之雖傾河填海未足難也食者所以治百骸失其時而生百骸動者所以安萬物失其機而傷萬物故曰時之至間不容瞬息先之則太過後之則不及是以賢者守時不肖者守命也人知其神之神不知不神之所以神也

筌曰人皆有聖人不貴聖人之愚既觀其聖又察其愚復觀其聖故書曰專用聰明則事不成專用晦昧則事皆悖一明一晦眾之所載伊尹酒保太公屠牛管仲作革百里奚賣粥當衰亂之時人皆謂之不神及乎逢成湯遭文王遇齊桓值秦穆道濟生靈功格宇宙人皆謂之至神

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

鬼谷子曰後代伏思之則明天地不足貴而況於人乎筌曰

一歲三百六十五日日之有數月次十二以積閏大小餘分  
有定皆稟精絜自有不爲聖功神明而生聖功神明亦稟精  
絜自有不爲日月而生是故成不貴乎天地敗不怨乎陰陽  
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輕命  
諸葛亮曰夫子太公豈不賢於孫吳韓白所以君子小人異  
之四子之勇主于殺身固不得其主而見殺矣筮曰季主凌  
夷天下莫見凌夷之機而莫能知凌夷之源霸王開國之機  
而莫能知開國之機而莫能知開國之源君子得其機應天  
順人乃固其躬小人得其機煩兵黷武乃輕其命易曰君子  
見機而作不俟終日又曰知機其神乎機者易見而難知見  
近知遠

下篇



瞽者善聽聾者善視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三反晝夜用師萬倍  
尹曰思之精所以盡其微良曰後代伏思之耳目之利絕其  
一源筌曰人之耳目皆分于心而竟于神心分則機不精神  
竟則機不微是以師曠薰目而聽耳離朱漆耳而明目任一  
源之利而反用師於心舉事發機十全成也退思三反經晝  
歷夜思而後行舉事發機萬全成也太公曰目動而心應之  
見可則行見否則止

心生于物死于物機在於目

筌曰爲天下機者莫近乎心目目能發目目能見機秦始皇  
東遊會稽項羽見其機心生于物謂項良曰彼可取而伐  
之晉師畢至於淮淝苻堅曰見其機心死于物謂苻融曰彼  
勍敵也胡爲少耶則知生死之心在乎物成敗之機見於目

焉

天之无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風莫不蠢然

良曰熙熙哉太公曰誠懼致福筌曰天心无恩萬物有心歸恩于天老子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是以施而不求其報生而不有其功及至迅雷烈風威遠而懼邇萬物蠢然而懷懼天无威而懼萬物萬物有懼而歸威于天聖人行賞也无恩于有功行伐也无威于有罪故賞罰自立于上威恩自行于下也

至樂性餘至靜性廉

良曰夫機在於是也筌曰樂則奢餘靜則貞廉性餘則神濁性廉則神清神者智之泉神清則智明智者心之府智公則心平人莫鑿于流水而鑿于澄水以其清且平神清意平乃

能形物之情夫聖人者不淫于至樂不安于至靜能棲神靜樂之間謂之守中如此施利不能誘聲色不能蕩辯士不能說智者不能動勇者不能懼見禍于重開之外慮患于杳冥之內天且不違而況于兵之詭道者哉

天之至私用之至公

尹曰治極微良曰其機善雖不令天下而行之天下所不能知天下所不能違筮曰天道曲成萬物而不遺椿菌鵬鷁巨細修短各得其所至私也雲行雨施雷電霜霓生殺之均至公也聖人則天法地養萬民察勞苦至私也行正令施法象至公也孫武曰視卒如愛子可以俱死視卒如嬰兒可與之赴深溪愛而不能令譬若驕子是故令之以文齊之以武

禽之制在炁

太公曰豈以小大而相制哉尹曰炁者天之機筌曰立龜食  
蟒鷓隼擊鵠黃腰啖虎飛鼠斷猿蝮蛭齧魚狼狽噬鶴餘甘  
柔金河車服之無窮化玉雄黃變鐵有不灰之木浮水之石  
夫禽獸木石得其炁尙能以小制大況英雄得其炁而不能  
淨寰海而御宇宙也

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恩生于害害生于恩

太公曰損己者物愛之厚己者物薄之筌曰謀生者必先死  
而後生習死者必先生而後死鶡冠子曰不死不生不斷不  
成孫武曰投之死地而後生致之亡地而後存吳起曰兵戰  
之場立屍之地必死則生幸生則死恩者害之源害者恩之  
源吳樹恩于越而害生周立害于殷而恩生死之與生也恩  
之與害相反糺纏也

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

太公曰觀鳥獸之時察萬物之變筮曰景星見黃龍下翔鳳至醴泉出嘉穀生河不滿溢海不揚波日月薄蝕五星失行四時相錯晝冥宵光山崩川涸冬雷夏霜愚人以此天地文理爲理亂之機文思安安光被四表克明俊德以親九族六府三事無相奪倫百穀用成兆民用康昏主邪臣法令不一重賦苛政上下相蒙懿戚貴臣驕奢淫縱酣酒嗜音峻宇雕墻百姓流亡思亂怨上我以此時物文理爲理亂之機也人以愚虞聖我以不愚虞聖人以奇期聖我以不奇期聖筮曰賢哲之心深妙難測由巢之跡人或窺之至于應變無方自機轉而不窮之智人豈虞之以跡度心乃爲愚者也故曰沉水入火自取滅亡

良曰理人自死理軍亡兵無死則無不死無生則無不生故  
知乎死生國家安寧

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

尹曰靜之至不知所以生

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

良曰天地之道浸微而推勝之

陰陽相推而變化順矣

良曰陰陽相推激至于變化在于自

是故聖人知自然之道不可違因而制之

良曰大人見之爲自然英哲見之爲制愚者見之爲化尹曰

知自然之道萬物不能違故利而行之

至靜之道律歷所不能契

良曰觀鳥獸之時察萬物之變鳥獸至淨律歷所不能契從而機之

爰有奇器是生萬象八卦甲子神機鬼藏

良曰六癸爲天藏可以伏藏也

陰陽相勝之術昭昭乎進乎象矣

亮曰奇器者聖智也天垂象聖人則之推甲子畫八卦考著龜稽律歷則鬼神之情陰陽之理昭著乎象無不盡矣亮曰八卦之象甲而用之六十甲子轉而用之神出鬼入萬明一矣良曰萬生萬象者心也合藏陰陽之術日月之數昭昭乎在人心矣廣成子曰甲子合陽九之數也卦象出師眾之法出師以律動合鬼神順天應時而用鬼神之道也